金史

二八

金史一百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頗自用所在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刺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

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

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
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
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
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
兼嵐州管内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
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
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内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
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
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
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嵓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

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勑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粮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

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
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将權太
原治中郭適祖義軍李天禄等萬餘人就其粮五千石會
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適祖欲號令
其衆適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適祖但稱天
禄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粮則曰散在數處盖其情本欲視
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
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
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絶無精鋭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
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

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鋭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

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遷調焉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潛擣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鵶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並不禀從乞朝廷嚴為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

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無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来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寃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為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嘗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閏三月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侯諸道兵至進戰鬪脅從人頗有革心

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勑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
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
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朮魯銀朮
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專
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剌
都圖之蒲剌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
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剌都攝州事撫安
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
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
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

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

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
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
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来有忠孝軍完顏
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汚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
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粮
草數日奔
大元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
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
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内族按春開南門夾谷
太守開西門

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投廨後井中全周自縊州廨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為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

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爲便蘇椿大名人初守
大名歸順于
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
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宮中牙
牌報班齋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
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
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
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
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刼之計也重軍中條則行

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九帥都監内族阿禄帶行帥府事阿禄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禄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弃之無至資敵阿禄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誤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魯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内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

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

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鬬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譟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貫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尋有赦詔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陜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爲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寃之者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而訛可動為

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祈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四百二十九字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爲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譏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巳閉聞英王在宫遣樞密院官及東宫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

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撒合輦解合住
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
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
胡魯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
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云四年
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尚書温迪罕壽孫
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
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
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群臣多主
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

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

樞言之上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
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爲御營命移剌
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爲留守九年正月北兵從河清徑
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
無軍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
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温迪罕斡朶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
輦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奔輦
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
軍覺閉之甕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
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

出鎮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巳斬三人輦親為乞命得免乙酉斡朶羅賫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廵城犒軍之狀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下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巳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

強伸本河中射粮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部陽醋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巳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

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廵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来救應大呌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駞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

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粮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

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仲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仲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仲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仲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仲語不遜兵卒極詬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

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仲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仲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為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為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

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
既險固粮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刼掠居民
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
又所刼牛畜粮糗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
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
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
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
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
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
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

四百五十三字

以為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強伸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背武録事等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刼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九帥烏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

人歙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既而以胡土為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為帥臣受恩不為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溫飽耳卿何慊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孛术魯婁室與

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巢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賛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狼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

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
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齓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
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

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論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為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共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欲斬之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渥字

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時帥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寧陵令有治迹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贊曰思烈夙恵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彊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

敗此盖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散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群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攔通渡經略使十月為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

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内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来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伏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抄其後初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筭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三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

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王大逢等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人獲馬牛數百粮萬斛三月提控奧敦吾里不大敗宋人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軍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敗之獲馬百餘疋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為害邊兵久勞苦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畧曰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来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為足恃請悉衆而来一决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

奉使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為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自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師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為彼國羞之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牙吾塔廬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粮甚艱乃西掠

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遷官升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粮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中變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

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給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粮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潁剽掠數日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将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温等縛首亂

顏俊戚誼完顏乞哥及梟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總押徐琦納欵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

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来議和尋遣斡骨欒為小使徑来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内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兆初斡骨欒来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鬬来語甚不孫斡骨欒以此言上聞

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閿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内族乗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孫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悞國乃耳塔為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

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丈来卧張於床杖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甞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轉右

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
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
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爲
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
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陜而歸死於道
靳歟其子夔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

列傳第四十九

列傳第五十　金史一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閒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合達隸其經畧使烏林荅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城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

爲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
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入城
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
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
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
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
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
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
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
達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

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內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獲其令張倜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爲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杜天山合達

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
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
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
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
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
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爲各路
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
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
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
於是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

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
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
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徧
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
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
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權
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
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寖及榮解之
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
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

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

今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揺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合達上言累獲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陜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令陜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

下與臣恊力禦敵以屏潼陜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陜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旣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

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
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
朔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
屯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
内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
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
軍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
未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
關先是陜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陜下
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陜西軍以決一戰使陜西

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北帥速不觧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

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
楊沃衍軍守閿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
川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掎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
顏陳和尚於閿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
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
北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
元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
鄧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
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爲不足慮絶不往來
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禀爲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勑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

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爲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爲可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

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鬭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蒲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

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甞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户遷都統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裹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甞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遥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

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至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闕蒲阿率完

頽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覘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詑可赦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詑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閿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陜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

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樊皆謂蒲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

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
蒲阿親繞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
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
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
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
長軍殊死鬬乃却之北兵囬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
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
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絶黄河不冰彼入
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
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

津送及路人不絶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已卯邏騎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弊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爲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粮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

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州趣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荅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荅內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剌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冦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皐辛卯

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

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隗矢軍即行北軍自北渡
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
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
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
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
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
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
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覿時
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
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

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

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綽之宣宗奬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虚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瞶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列傳第五十

列傳第五十一　金史一百一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完顏賽不　白撒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為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僕散揆伐宋為右翼都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闡郭

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挨遣賽不及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涿州刺史完顔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過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眞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陜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者以陜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兖州不尊安

撫使達吉不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充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陡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

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兎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
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
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
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
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
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
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
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
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
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

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鶻倉獲粮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鶻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粮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賚不上章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

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賽不為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乞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

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
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
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
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三年進
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
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
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
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蘊
藉朝廷鄙之天興九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爲大司農未幾
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

會議擊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劃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賽不顧謂白撒曰俟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

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賽不領省事拜爲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起復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粮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爲耻託疾不行乃密

與河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併殺之又遂都尉斡轉留奴泥厖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驢者每辭疾不行賽不遂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野驢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

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
大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收係
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曹王出質
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
自北中逃廻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
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
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
恐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
斬之獄中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旣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

仁俟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自幼爲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爲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焚廬舍棄城遁

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粮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粮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守遁因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

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拶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奬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

環城爲栅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閒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别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遥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爲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閒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奬勵之上皆

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住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凉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徑取蜀漢寔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三道之役白撒

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為二鎮脣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

平川廣野寔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巳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吏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哀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恇怯無能徒以儀體爲事性愎貪鄙及入爲相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

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爲大兵所據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先得外城粮盡救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

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
內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
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
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
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
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
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
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衮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
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
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

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隂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别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顔斜捻阿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速不斛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粮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爲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内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

監軍行總帥府事東面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顏斡論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紇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百家都尉內族久住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亂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千總領完顏長樂副帥溫敦昌孫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軍三千隸總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剌合總領术虎只魯歡總領夾谷

得伯紇軍田衆家奴等百人及諸臣下發京師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温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爲然時上已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滬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敕得便宜

從事决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粮可取上召白撒問
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
東平之策爲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黄陵岡是
日歸德守臣以粮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
未濟者萬人
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黄旗督戰
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鬭得卒千餘人大兵少却上遣送
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
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
都尉完顔訛論出降於

大元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爲豬兒等設祭哭之皆
贈官録用其子姪斬訛論出二第以徇遂命白撒攻衛州
上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
帥官奴忠孝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
帥劉益等軍總帥百家總之各賞十日粮聽承裔節制發
自蒲城上時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
及謂賽不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
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
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
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黄繖招之不下其夜北

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北兵却
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槍
爲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
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躡其後戰於白
公廟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爲民家所殺車駕
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
未撚兀典總領溫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
當决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
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
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大橋

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紇石烈阿里合護衞二人以舟往迎之旣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衞州可得粮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衞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衂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

此人四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第承麟子徇兒徐州安置
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
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
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
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
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
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侯大兵至矣白撒目
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
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

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
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愎
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
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
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
騎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斡烈等率兵鏖
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

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寨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鮮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王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

不攻自破故先及肇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飾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十月以功遥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萌古不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合喜以同知臨洮府事顏盞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爲通遠

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大元兵破峣峯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宫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彊壯趫捷極為精練步卒負擔器甲粮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

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雎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粮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粥妻子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丙省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

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鬨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汚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勑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悞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

大兵勠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
想豈有計耶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
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
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
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
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
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
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
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今軋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
以來待士之意勑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

親傳以藥手酌巵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綑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

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經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世魯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

曲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爲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搶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

知不可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

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
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
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
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
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
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
決于合喜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
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
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
蓋不識岢字至分爲兩耳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

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爲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䚟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百兩爲贐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

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年之潰衆怒所歸牟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列傳第五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金史百一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白華　斜卯愛實合周附　石抹世勣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為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擣之也事竟不行三

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爲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

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山奴敗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奏遣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温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户部郎中刁壁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住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别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壁仲澤為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為何如華對曰臣以為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兇塚待夜

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北方有事未暇
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
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
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
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
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
日遣定住還屯尉氏時陝西兵大勢已去留脫或欒駐慶
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
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爲一又恐其不和
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爲院官不以軍

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為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

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禀無則付

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

上令密諭蒲阿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

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
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况事
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
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
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
軍還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
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
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
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
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旨云朕用汝

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去歲入陝西鄜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閿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橫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幷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

兩行省以上意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絶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潰矣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

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爲掣肘計耳二相廻奏領省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省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晩收軍入關華爲之仰天浩嘆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爲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夏五月楊妙眞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讎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滶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爲夾

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爲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爲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年適還舊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况兼桃源青口蛟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自今非征進時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蒲阿遣水軍虹縣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城門爲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令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力

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者以白鷁大船五十泝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皆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擒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初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

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爲元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刼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徒單塔剌聞變拖衆山亭角路好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領兵入界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

華奏偵候得
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為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日今㳂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在北為投機在南為掣肘臣以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畫之為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銳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蒲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鋒忒木䚟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

擣否蒲阿不獲已始言
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無非選鋒
金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
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
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蒲阿曰合達樞
密使所言此間一面華撥恐亦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
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徃復遲滯轉致悞事華奏合達
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為便副樞赤盞合喜亦奏蒲阿白華
之言為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
入見既議華執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

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
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敷奏其言甚多大槩言河中之
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
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
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
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
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剌退
罷忽魯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剌而書生輩妬華
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
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

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至
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曳刺粘古即白華
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今耕稼已廢糧斛
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
荊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
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
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荊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
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聖主亦得
少寬矣於是起華爲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預
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衮聶天驥奏尚有舊人諳練軍務者

乃置而不用令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爲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頷之故有是命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觧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爲如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旣汝州有速不觧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爲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

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减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决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内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未速嘉兀地不元帥豬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不能决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旨不可親出正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効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輿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内族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不

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鬨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曰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賽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顏正夫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黄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黄陵岡就歸德餫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

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在所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
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
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有云昨所發河南
詔書儻落大軍中奈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
首領官張衮白華内族訛可當發詔時不爲後慮皆量決
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
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顏胡魯剌秉筆書其軍前鋒其
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剌
託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衮就
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

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諸
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帥官奴
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
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
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
令胡魯剌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
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
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剌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
古之兄瑗為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粘古之
子並從駕為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粘古因與華謀

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既至鄧以事久不濟淹留于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璞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宋署爲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長吏送款于

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貶云用吉者本姓孛术魯名久住初歸入宋謂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爲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于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爲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衂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援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爲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金兵遂合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

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鬨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甞歷數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

賽不蔑麥不分更謂之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赤盞合喜麄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顏盞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慶事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

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子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

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槩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負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為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

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合周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合周留澠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

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兩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户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歳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户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户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

還爲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
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選爲華州元
帥府叅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楨州嘗以前
同知平凉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叅議及移駐華州陜西
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
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爲要鎮而輕用其
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焉尋入爲尚書省左司郎中元
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
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
勣避都司之繁私屬冶籍吏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

青父之起為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為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後未

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爲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

政之横世勣言河北軍户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
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
其爲忠讜則不可廢也

列傳第五十二